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旅獒第七
金縢第八
大誥第九
微子之命第十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大犬太保作旅獒召公陳戒旅獒因獒而陳道義

西旅至旅獒　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敘其事作旅獒　傳西戎至大犬　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　傳召公陳戒　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道豪國人遣其道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

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

西旅厎貢厥獒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

[疏]惟克至于王　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有西戎旅國致貢其大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　傳四夷至不服　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撿經

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所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六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　傳西戎至爲異　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獒旅國以大爲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愼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無有遠邇盡貢其方

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疏曰嗚呼至展親 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爲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 傳天下至華侈 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揔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

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用實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

傳德之至其職

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

愼氏之矢是分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 傳以寶至之道 正義曰寶玉亦是蕃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己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踈遠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

德盛不狎侮 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疏

人不至其力　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貨不
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
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
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己賤
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
之事德盛者常自衒身不爲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德
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
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
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
矣　傳言物至於德　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
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爲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
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爲恥故無
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　傳以虛
至心矣　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
以己爲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
矣　傳以悅至盡矣　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

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恤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

不習其用**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疏 不役至道接 正義曰既言不可押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 傳言不至度正 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産論晋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 傳以人至其志 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爲重以德言之玩物爲輕以志言之然是志荒

而德表耳　傳在心至勤道　正義曰在心為志詩序文也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　傳遊觀至生民　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徧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亦不貴是愛玩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為言經之戒人主其人王如此所以化世俗生

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賊衍弗字也 傳非此至其用 正義曰此篇爲戒止爲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 傳寶賢至安矣 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爲是謂寶賢也 嗚呼

夙夜罔或不勤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誡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誡況非聖人可以無誡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

【疏】嗚呼至世王　正義曰所誡已終故數以結之嗚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不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失必當慎終如始以成

德政主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　傳輕忽至其微　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爲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愼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愼微也　傳八尺至如始　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爲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爲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

愼終如始也乾乾務哉封如日具無逸篇文傳言其至宜矣 正義曰此揔結上文信蹈行此誠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己不受人言欲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誡況非聖人可以無誡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誡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

巢伯來朝 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

芮伯作旅巢命 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云

疏 巢伯至巢命 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 傳殷之至來朝 正義曰武王克商即政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

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爲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爲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 傳芮伯至巢云 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爲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金縢 遂以所藏爲篇名

疏 武王至金縢 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

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

傳爲請至開之

正義曰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報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爲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鑠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金縢

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爲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

其事故敘之以爲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公乃自以爲功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己事爲三壇同墠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壇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立壇上對三王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

疏既克至文王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

也王有疾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
曰我其為王穆卜吉凶問王疾瘳當瘳否周公曰
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
既為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為己事除地為墠墠
內築壇為三壇同墠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
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太王
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　傳伐紂至悅豫
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
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
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
也故不豫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例云天子曰
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　傳穆
敬至之辭　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戚是親近
之義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
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
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

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言神道隔是爲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爲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旣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傳周公至己事 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爲己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爲己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爲功也 傳因大至三壇 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爲三壇壇是築土墠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爲三壇周公爲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

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爲上耳鄭玄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 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璧以至祝辭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云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爲贄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史爲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

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於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

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疏史乃至與珪

正義曰史乃爲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太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旦多材力多伎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乃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之汝

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爲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爲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

傳史爲至虐暴

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爲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爲危也虐訓爲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

之孔惟言臣諱若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
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
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録爲此篇因遂成王
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
爲此典故不須諱之　傳太子至丗敎　正義曰
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太子
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
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
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丗敎耳非謂
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
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爲
玄荅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
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
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
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
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

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爲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讀異 傳我周至之意 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爲始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旣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是父祖所欲令請之於天也 傳汝元至以死 正義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旣受天命以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乃卜三龜一

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

疏 乃卜至乃瘳 正義曰祝告已畢乃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

觀此兆體主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
王、謂卜得吉也、我戒主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
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
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
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傳習因至而吉 正義
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
為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
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
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
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
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毎龜一人占之其後
君與大夫等總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
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
吉也、傳三兆至是吉 正義曰鄭玄云籥開藏
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

命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為大吉也 傳公視至必愈 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為證耳 傳言武至周道 正義曰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

也禮夫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傳從壇至瘳差正義曰壇所即卜故從壇一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為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則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

之才罪人此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

疏武王至誚公　正義曰周公於成王之世爲管蔡所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爲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爲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爲詩遺王名之

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　傳詒王至成王　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爲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爲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武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　傳三叔至成王　正義曰致法多兄并

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爲罪重耳

傳辟法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周公至此得　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

傳成王至未敢　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主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毛傳云無能毁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

子末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以在罪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皮弁質服以應天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説所藏請命冊書本二公

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言己幼童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逆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

盡起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

疏秋大至大熟

正義曰為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為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

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　傳二年至之感異　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　傳風災至大恐　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内恐也　傳皮弁質服以應天　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爲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爵弁

者衣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焉　傳二公至請
命　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
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
故先見書鄭玄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
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
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
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　傳史百王恨辭
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
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
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爲詐故令知者勿言
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
故爲恨辭　傳周公至之宜　正義曰公之東征
止爲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
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己也新迎者改過
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
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

遂亘是國家禮也傳郊以至之是正義曰祭
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
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
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
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
禾明丶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
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月故郊
之是得反風也 傳木有至見之 正義曰上文
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
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
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
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
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
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

疏 武王至大誥 ○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

傳三監至叛周 ○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摠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

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主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爲諸侯奉其先祀爲武庚未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公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爲再三也又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 傳相謂至天下

正義曰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

左右於時成王爲天子自知政事三公爲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禎謂攝政爲政者發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爲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貴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爲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爲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大誥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

疏 大誥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己之不能言己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疏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

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皐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皐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爲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王若曰猷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

延洪惟我幼冲人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

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之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

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求先人之業如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祇懼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王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若

至即命 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爲辭言王順大道而爲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衆國及於衆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己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爲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爲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大命者乎言己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己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己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不忘大功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不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令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 傳

周公至及之　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義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斟酌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爲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

傳凶害至之意　正義曰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

無窮之道　傳言子至自責　正義曰嗣訓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　傳安人至者乎　正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　至靈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謙　傳前人至任重　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爲文武也以涉水爲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文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大功太平之功也言己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　傳天下至四國　正義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絶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不行故征伐四國傳安天至可違　正義曰紂爲昏虐天下不安言

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能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言鄙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或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

今

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幷吉所以爲美疏曰有至幷吉正義曰上言爲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説武庚之罪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爲難也西土之人爲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禄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禄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禄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禄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王爲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

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爲我翼佐我周、於是、用
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文王之德、舉事不失、得賢者、叛
來投我、爲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
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
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　傳曰
語至蠢動　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
加一日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
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爲大難、故言作大難於京
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
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
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　傳言殷至復
之　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爲小、故言
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
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
望復之也　傳天下至疵病　正義曰、王肅云、天
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

咸也釋詁文疵病也鄭玄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傳祿父至無狀 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邦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遺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遺重喪荅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 傳今天至先應 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嬲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為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為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 傳大事至為美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以十夫來翼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

其休。方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為大難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敘其情以戒之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

【疏】肆予告至違卜　正義曰以人從卜吉爲美之故故我告汝友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衆國君及於衆治事者无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推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　傳以美至及之　正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是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

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揔呼大夫為官氏也上文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
越庶士御事亦无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
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傳用汝至祿父 正義曰
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為殷
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衆國往伐彼殷
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傳汝衆
至戒之 正義曰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
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
與言曰征伐四國以為大難言其情必如此敘其情
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
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是言
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
傳言四至及遠 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
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
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

適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 傳於我至從卜 正義曰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君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小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為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

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

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貴其以善言助之○肆予沖至圖功○正義曰以汝等有難征之意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爲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士之人如此爲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勞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我周至得已○正義曰爲天子者當役己以養天下故我周

家為天下役事揔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為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為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己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己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 傳言征至事者 正義曰卬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衆國君得靜亂則為大災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 傳汝衆至之助 正義曰綏安也毖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今我無憂四國衆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卬不往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衆國反己乃復設為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天休于

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

茲命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民況亦用卜乎言可知矣亦亦文王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疏 已予至丕基正義曰既敘衆國之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所卜宜用

之兮天助民矣于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下既得吉不可違也 傳人獻至文王 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爲天助民也 王曰爾至休畢 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爲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衆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

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
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
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　傳閟慎至
太平　正義曰閟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言
其德當天心慎惜文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
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爲文王子孫敢
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　傳
言我至民矣　正義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
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　辭爲
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爲民除害使得成也　傳天
亦至去之　正義曰亦者亦同之義也君民共爲
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
也如疾　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　傳天欲
至畢之　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
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
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

重兵慎戰丁寧以勸民耳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

文王大命以征逆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心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因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疏】王曰若至弗救　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爲喻若父作室營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況肯搆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爲喻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勸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爲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

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或子弟
爲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
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爲親
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
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卬自恤傳云不
惟自憂遂皆以卬爲惟但卬之爲惟非是正訓歟
孔意亦以不卬爲惟義也 傳又以至穫乎 正
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
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爲農既耕田從
上省文耳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
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
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
傳其父至棄之 正義曰治田作室爲喻既同故
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
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
謂其脫而妄增之 傳若兄至大故 正義曰此

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謂父兄爲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御治事者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惟大爲難之人謂三

紂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注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王曰嗚呼至不易

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文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爲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

傳言其至佐周 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紂所與，是必

克之功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
夫用知天命故也　傳於天至叛乎　正義曰於
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
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
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
可況叛逆乎　傳惟大至不易　正義曰以下句
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爲難之人
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爲周室至
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爲叛逆之罪是變
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
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爲難之人謂
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
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

武王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予言當滅殷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以卜吉之故大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疏予永至若茲 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

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巳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亦不可不勉力也　傳天亦至必從　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　傳循文王至不從　正義曰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巳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求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　傳以卜至不勉　正義曰天命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吉而

從惡也卜兆陳列猶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一名祿父）命微子啓代殷後（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作微子之命（封命之書）

疏 成王至之命 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武庚爲殷後爲書命之史敘其事作微子之命 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 傳啓知至湯後 正義曰啓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適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爲囚釋之使從本爵爲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爲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爲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未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令爲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微子之命 稱其本爵以名篇

疏 微子之命 正義曰令爲命書之辭以爲此篇若蔡君牙冏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

子微子帝乙元子故順追本而稱之惟稽古崇德象賢[illegible]
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言二王之
後名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作賓于王家與國咸
休永世無窮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嗚呼乃祖成
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
天眷佑誕受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
民以寬除其邪虐撫民以寬政放桀邪虐湯之德功加
時德垂後裔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爾惟

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汝微子、言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明聞遠近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

疏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白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 傳微子至稱之 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尚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啟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 傳言二至三統 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illegible][illegible]後

周人以日至爲正、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
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
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
也、禮運云、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
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
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
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
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
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
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曰篤不忘 正義曰傳
十二年左傳主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
謂義孔訓篤爲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
爲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
于上公、尹茲東夏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於今則人敬和、是封立汝於

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敬哉敬其為君之德往撫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

疏 慎乃服命 正義曰傳言慎汝祖服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敬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世世享德萬邦作式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斁汝世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爲美政無廢我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獻諸天子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作歸禾七

疏唐叔至歸禾○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壟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傳唐叔至一穗○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不知其所食邑內得異才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貫秀之

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穎言穗重而垂是穎爲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者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爲說以傳異畝至封晉 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爲周公德所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illegible]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爲唐叔耳

周公既得命禾旅

天子之命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作嘉

禾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疏周公至嘉禾○正義曰周公旣

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爲文辭稱此禾

之善推美於成王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　傳已

得至稱君　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

禾以爲旣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

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

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　傳天

下至下云　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

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詠

爲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爲嘉禾由此也

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

前者蓋先封微子

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